

# 訪康州談容閱

江 鴻

在美國東北角上，從紐約往北，直到加拿大，有幾州地區，通稱新英格蘭者，那是英國清教徒最早移民前往之處。不但至今還有若干著名的家族，更出名的還有幾所著名的大學，如耶魯、哈佛、麻省理工等等。至於地方，則除了波士頓之外，另有康州的哈德福。哈德福已形成美國的保險事業的中心。

在波士頓和哈德福，我有不少弟妹子姪等寄居或做事，因此每次去美，必到新英格蘭。這次到了哈德福，便有德光夫婦向我建議，對最早在耶魯求學，後來寄居哈德福以至逝世的容閱，作一段深入的研究。我雖然年紀大了，不敢有此把握，却本着我的人生觀，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再加上兒媳們的熱心陪伴，因此訪問過康州歷史學會、哈德福大學以及容閱故居的鄰家。

回來之後，再找得其它資料，寫成此文。

本文大體是根據歷史學會所出會刊三十六卷一期（一九七一年元月）及卅九卷三期（一九七四年七月），另外參考容閱所作之自傳及中外雜誌拾柒卷第四期王覺源文，對會刊上的人名才能查出中文的正確寫法，對會刊上所缺的資料，

加以補充，同時會刊上更有若干資料，可補王文之不足。以故本文便以容閱自傳及會刊資料為經，王文為緯，或只可供研究容閱其人其事之參考。

說起容閱，不知為何英文寫作 Yung Wing。我在六十幾年前便讀過他所寫的西學東漸記，那是他在一九〇九年出版（會刊作自傳，應即是西學東漸記一書），書中印有容閱的照片，也是我所見唯一的一張。

## 農家子弟受洋教育

容閱出生在澳門西四英里外的一個小島上，英文作 Pato 島，即香山縣南屏鄉之將軍山島，出生日為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容閱的父親務農，因無力延師教子，正好澳門新辦一教會學校，乃將容閱送往該校入學，時為一八三五年，容閱方七歲，以故容閱可說從七歲開始，便已和西方文化接觸。不料該校僅辦了兩年即停辦，容閱不得不回家。幸好兩年後另有一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布朗博士（Dr. Samuel Robins Brown）出任另一新學校長，容閱便得再入該校讀書，三年後（一八四二）該校遷設香港

，容閱便隨同赴港再讀了四年。一八四六年布朗由於健康不佳，不得不放棄校長工作，要回美國，却計劃選出幾名優秀青年學生，同去美國就學，便和香港教會來往的英美商人們商量要籌出一筆經費，計劃選出三名，各以兩年為期，兩日解決，便選出容閱和黃勝（Wong Shing）、黃寬（Wong Foon），於是布朗校長便於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攜同三生，啓程赴美。先到紐約，旋隨布朗去到布朗家鄉康州之東溫莎，在紐約至紐海芬船上得與當時耶魯大學校長譚氏相識，到紐海芬後由布朗洽妥麻省孟松（Monson）某中學入學，住家處可由布朗之母代為照料。

容閱等三人之中黃勝先於第二年即因病退學返華，容閱與黃寬則均於一八五〇年畢業。假期中由布朗率領二人到各地參觀，並至布朗之母校耶魯大學，容閱升學耶魯之念突生。畢業後容黃二人均願繼續留美升學，而留學之經費無着，遂由布朗再與香港友人函洽。有某報蘇格蘭商人，願資助一人前往愛丁堡學醫，黃寬願去，遂於畢業後去英，後亦學成，於一八五七年回國行醫，不幸於一八七九年即去世。容閱雖經費無着，

仍願升學耶魯，一面由布朗洽獲喬治亞州薩凡那某婦女協會之部份補助，一面由容閱向耶魯大學申請入學，竟獲錄取。於是容閱乃半工半讀，有暇則在學生食堂及圖書館工作，終於完成頭四年大學教育，且能偶爾尚有積存匯寄養母。一八五四年容閱畢業於耶魯大學教育系，時年已二十有五歲。

### 學成返國抱負難伸

容閱在耶魯求學情形，自傳中敘述甚詳，會刊略敘如下：初入學時因缺古典文學基礎，但英文則甚佳，經第一年之苦學後，二年級時即獲英文作文首獎，至三年級時，其英文詩且被錄登校刊。及至四年級時，遂因己及人，懷念故國之腐敗苦難，決意於學成返國後，以改良中國教育為志願。根據紐海芬市（即耶魯大學所在地）歸化記錄，容閱已於耶魯大學三年級時，一八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歸化為美國公民，但容閱於一八五四年在耶魯畢業於教育系後，即於當年十一月返華。距一八四七年一月去美，歷時共計不足七年，自傳作十年，當非筆誤，而係印刷版排字錯誤。

容閱回國之後，一住十年，迅即體念到改革教育的理想，在那兵荒馬亂的國家，無論政府社會乃至現行的教育制度之下，絕難推動。更加上他自己原是農家出身，既不認識達官貴人，更無法實現他的理想，同時一方面要謀生活，一方面又考慮如何去實現救國救民的教育理想，逐漸形成了他的計劃，勸說當局在為了圖強下，應該選派幼童出國學習科技和軍事。自己則先後做過幾個

短暫工作，在廣州美國領事館當過秘書，香港英國法院及上海海關當過譯員，又接受外商之請做過絲茶生意，先後結識了一些中外朋友。更表現了英文才能。終於決計自貿易集資着手，便與中西友人在華中一帶採購了茶葉六萬五千箱，然後長駐九江收購，當時曾國藩的大營正駐安慶，有意購買美國軍火，曾有部將張世貴（斯桂）在上海認識容閱，知道他是美國留學生，不但精通英文，更與許多美國商人相識，曾國藩便叫張函約容閱去安慶一見，容於九月應約前往，容閱在自傳中敘述甚詳，大致曾國藩憑藉軍艦逐漸戰勝了太平軍，深知堅甲利兵之關係重大。張世貴已升任艦長，同僚便主張與辦軍械廠，於是想到了容閱，屢向曾進言約容一談，曾國藩候了半年容閱才去，初次見面，曾國藩還打算要容從軍，後經張等與容會商，了解張等意見，容即提出設立機器廠計劃，要先設母廠生產機器，然後再設立各式分廠，張等竭力支持此意，要其向曾建議。及曾二次約容面談時，曾詢容意見，當前國家最需

要之工作為何，容乃暫行擱置其教育計劃，先提機器廠，曾囑先與徐雪村華若汀等人一商，諸人商定積極進行並以全權授容，半月後曾即全案核准，一週後即委任容購買機器並選定廠址在上海高昌廟，即以後之江南製造局。但據會刊所述，曾容晤談情形略有不同，容於見會時，曾詢對於中國自強運動有何建議，容即提出選派學生出國專攻科技意見，曾國藩則欲先購外國機器，聘用外國專家在國內訓練青年，於是曾乃委容赴美採購機器軍火，容乃欣然接受，認為這是向選派學

生赴美留學的第一步。

### 帶領幼童赴美留學

容閱於一八六四年六月到美，正值美國內戰末期，許多工廠均無力承造所需機器，幸獲容友在上海認識之美國機械工程師哈司金（Hoskins）之助，受容之托全權負責洽購，由其向麻省特南公司訂購，半年之後交貨，於一八六五年春裝船運滬，且先容一月到達，容即往徐州謁會報告，曾極喜悅，並向政府保舉為五品同知。容在上海與上海道丁日昌相交，其後丁升任蘇撫，容亦經丁保戴花翎。一八六七年曾得李鴻章之助，平定捻匪，調任兩江總督，親至上海參觀機器廠，由容一一說明，並操作表演，曾極滿意。容乃及時提出在廠內兼辦一兵工學校之建議，獲准成立。容後將選派幼童赴美訓練計劃，詳告丁日昌，丁極讚許，囑速擬詳細計劃，容乃返滬寫成，寄丁轉會。直至一八七〇年曾國藩辦完天津教案回至南京之後，始獲政府同意選派幼童赴美留學計劃，於一八七一年十月批准。自次年起，以四年為期，每年選派十二歲至十五歲之幼童各三十人，赴美學習科技及軍事，設幼童出洋肄業局，先在上海集訓半年，然後赴美。每年預算為十萬美元，置留學監督二人，由陳蘭彬、容閱二人担任。容閱乃於一八七二年春先行去美準備，時年已四十有四歲。容閱到美後，經與耶魯大學及康州教育廳研商，第一步應分別在十五城市治選民家各安置幼童二人，予以生活及語言訓練然後再入學。另設一集訓總部，以便定期集中學生接受

中文教育。總部先設康州春田，後遷哈德福。至一八七四年更由政府核准留學事務所之請在哈德福之柯林街 (Collins St.) 建造一堅固壯麗之永久性建築，有樓三層，可容員生七十五人居住及教學。次年一月，容即遷往該處，並於二月間結婚，或即住該處，直至一八八三年始遷 Sargeant 街二八四號自宅。一八七六年費城舉辦世界博覽會，容閣乃率學生三十人前往參觀，並得晉見美總統。耶魯大學亦贈容閣以法學博士學位。次年康州議會報告中，更強調容閣促進中美文化交流之貢獻。容閣於一八七五年二月廿四日與康州名媛瑪麗凱洛格 (Mary L. Kellogg) 結婚於哈德福，新娘年方廿四，容閣則已四十有七矣。

第四批小留學生於一八七五年秋間抵美，同來者有新任監督區岳良，以繼請假返國之陳蘭彬，僅三月政府發表陳出任駐美公使，並令容副之，容不願對於留學生教育半途而廢，上書請辭新職，四月後覆函不准，並令容仍兼管留學生事務。新任區君到美不久即辭職歸國，次年 (一八七六) 陳蘭彬到美履新，有新留學監督吳子登同來，直至一八七八年九月，始正式在白宮晉謁美總統呈遞國書。自此容乃不得不在使館工作。余考容閣何以調兼外交事務，知容閣曾於婚前兩年，一度兼辦軍火銷華業務，知美國新出大砲一種，名格特林 (Gatling)，性能極佳，乃擬介紹中國，因有留學生監督職務在身，故僅能短期返國介紹成功後，在津晉謁直督，時曾侯已於一八七一在南京去世，直督為李鴻章兼總理衙門，適秘書派來專使，與洽招募華工事，李囑容與洽，

容對華工出國有如牛馬之賣身，囚禁如奴隸，各人以辦相連，且受管被烙，均曾目睹，故對秘使表明反對，並以詳情還報直督，深獲讚許，並面囑其親赴秘魯一行詳報該國華工情形。在美新設使館須兼管秘魯、古巴兩國業務，以故容得兼任副館長，美人乃稱之為教育家及外交家。

### 學童洋化遭人攻訐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為容閣之黃金時代，到了八十年代，突然烏雲滿天，晴天霹靂，新任留學生監督吳子登，竟呈報清廷，指摘留學生教育失敗，全部學生已轉變為美國人，且不願再讀中文，如此忘本，自觸慈禧太后之怒。正巧同時美國政府拒絕中國學生進入陸海軍學校求學，與當初選派幼童去美學習之另一政策相違，更加上加州反對華人移民，美國政府更予以支持——也有若干知名人士加以駁斥，如克雷蒙斯 (Samuel Clemens)、前總統格蘭福、耶魯大學校長卜特，却都無效。於是清廷下令停止留學辦法，並令全部留學生返國。命令於一八八一年夏到達，容閣便於八月率領一部份學生歸國，其餘也都隨後全部返華。

究竟吳子登所說的留學生情形是否真的如此，根據美國歷史學者 Thomas LaFargue 在其所寫「中國首批一百留學生」(China's first hundred) 所述，大致相同，他說幼童到美僅數月，外表及行為即有很大之轉變，美化之速度驚人。開始時綢袍布鞋，頭戴瓜皮小帽，後垂長辮，美國同學都嘲笑他們是中國女孩，因此常常

和同學們打得眼青鼻腫。其結果則是脫了長袍，盤起辮子，改穿上法蘭絨西裝，成了一個個很像樣的美國小孩。外表如此，瓜皮帽下的小腦袋，也同時在轉變，他們已經不再是文縐縐手無縛雞之力的，四肢不動的小士大夫，同樣也參加划船和球賽。更是練成了一口流利的英語，中文也就越去越快也越少，而且人人也都有了自己的主張，難怪清廷怕他們都變成了洋人了。容閣並不否認此一事實，但認為出於自然。

全部留學生歸國之後，雖然有六成已在大學讀過書，但保守之政府，全部不予錄用。容閣留京三月，曾向總理大臣王文韶條陳禁止鴉片，王告以缺乏辦理人才，未予推動。

### 美籍妻子突告病逝

一八八二年容閣到上海住了四個月，那時 Sarcant 街新居已完工即刻可以遷入，容得家書，妻病甚劇，乃急返美，翌春始到，容妻喉音盡失，一再遷地治療，時好時壞，終於不治，於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病逝，年方卅五歲，購地於亞特蘭德西帶山公墓 (Cedar Hill Cemetery) 葬之。余查該公墓，亦即容閣死後墓地，應在哈德福，墓前有並列方石二座，上有姓名縮寫，後有方座圓頂高立之石碑一座，正面頭二行英文為「瑪麗凱洛格容閣之妻，生於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歿於一八八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自傳作六月廿八)」，頭下第三四行則刻有「容閣，生於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歿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碑座正面刻一英文 Ycins

字，下繪一中式容字名，左邊座底則刻一英文 Kellong 字，墓園水光樹影發人悠思。

依據容闕自傳，其妻葬於 Cedar Hill 公墓，但不在哈德福而在亞特朗德，而亞特朗德又有兩處均容妻病歿前曾經療養之地，前者為南部喬治亞省會 Atlanta，後者則為紐約州之 Adirontas 自傳不詳，僅知歿於舊居，不知係指何處。將令小兒立德及姪兒家駟分別在哈德福及喬治亞尋找，予以證實。作者認為必在哈德福，因其後容闕去世，次日即與妻合葬，必非遠在南方也。

會刊謂容闕返美後，兩年內均住哈德福寓所 Sargeant St. 284，夫人歿後所遺二子，方九歲及七歲，均由容氏照料，自傳稱嗣後十年，以嚴父而兼慈母心力俱付劬勞鞠育之中，幸獲岳母助理家務及撫育幼子兩年，二子亦皆能養志，品行亦佳，無忝耶教人格。容之二子一名觀彬（居長），曾任礦冶工程師多年，次子觀槐（自傳中容闕於一九〇一年由港回美時曾參加其次子觀槐在耶魯大學畢業典禮）則奉國父之命曾任軍火局長，兩子均耶魯畢業而後返國娶妻並去世，觀槐有子女各一，其女仍住紐約。查觀槐生於一八七九年，去今已百有七年，其女想亦白髮皤皤老矣。

## 身在美洲心存祖國

容闕居家十載，生活完全西化而舒適，一八九四年中日戰起，容闕已六十有五，白髮蒼蒼，仍願為祖國效力，乃函在張之洞幕下之舊友蔡錫

勇建議三策，一向英國洽貸一千五百萬元，購買軍艦並僱用外兵五千，二以台灣抵押貸款四億以充軍費，蔡告訴贊同第一案，乃委容闕赴英商洽，已有結果僅担保留未決，不料李鴻章主和貸款作罷，張乃電召容闕返國一談，容子大者已入耶魯

幼在高亞中學，乃托妻兄凱洛格博士為二子之監護人，並將幼子寄居老友崔牧師 (Twitchell) 家，於一八九五年夏抵滬，轉南京晉謁張之洞總督，並建議聘用外國專家，分別協助整理外交、財政及陸海軍，期以十年，張無任何表示，僅發表容為交涉委員。僅三月即辭職去滬，另擬兩項計劃，其一為設立國家銀行，另一則為興辦津浦鐵路，前者為盛宣懷所破壞，後者則為德國所反對，容闕乃心灰意懶，不再作任何建議。顧其拯救祖國之熱忱，迄未中止，於是轉注意於康梁之維新運動，留任北京，其寓所幾變為維新黨領袖之集會處所。迨至戊戌政變失敗，容乃逃亡上海，三年後轉赴香港，居港兩年，終於一九〇二年絕望去美，遷往哈德福十年後，一九一二年八十三歲去世。在此期間，容闕努力寫自傳，於一九〇九出版。並以數冊捐贈母校耶魯，在這以前，他先後一共捐贈給耶魯中文書共一萬二千冊。一九一二年春，心臟病突發，兩日後於四月間某星期一晨間去世，次日即下葬於其妻墓旁。同年四月廿二日哈德福日報載：「身為教育家、政治家及新中國運動之先驅容闕博士，已於昨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在其沙臣街二八四號 (Sarsfaut St. 284) 寓所因心臟病腦溢血去世。前一日尚有孫逸仙博士寄贈照片一張，容已昏迷不知，容氏生於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廣東香山南屏鄉之 Padric 島。」至於其子是否趕去奔喪，惜無可考。

在容闕最後幾年的隱居生活中，仍然不忘祖國，康梁戊戌失敗之後，先後逃亡國外，而康州哈德福容闕住所也成了維新黨的重心之一，不但成立了保皇會分會，會址便設在容家，Worden 文中謂為 Atwood St. 10，但容闕至死均住在沙臣街老家，故疑會所為容氏所另租者。康梁均曾先後前往哈德福，梁到最早，為一九〇三年五月廿三日，曾邀集當地華僑二百人集會演講，並成立保皇分會。康有為之次女同璧，則於同年八月末始到，由康托老友容闕照料並安排入學（作者查康女卒年為一九六九年，已八十二歲，則一九〇三年應僅十六歲），並由容洽介寄居 Dr. Marys Tudor 家。康有為則遲至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五日方到康州，僅停留四日，容與崔牧師設宴接待，並曾去耶魯大學參觀，同璧隨同康有為去洛山磯後仍返哈德福讀中學，一九〇七年畢業後始轉入紐約巴那德大學至一九〇九年輟學，隨其父各地奔走。

## 外國人不會救中國

容闕一生，雖然自感失望，但對中國選派留學生，去美國學習科技，却不但有其獨見與盡力，更開風氣之先。那一百二十名小留學生，雖然未能全部學成回國致用，却也出了不少人才，有國務總理、外交部長、公使和許多各類工程師，但也有部份人終其生不但未獲重用，被看作外國

顧問或譯員，做了一輩子自己國家的外國人，這當然不能怪容閱，因之一九五四年亦即容閱在耶魯大學畢業後一百年的紀念會上，耶魯大學盛讚容閱為該校十九世紀最傑出的校友之一，和以後的胡適及 Y. C. Games yen 先後輝映。（後者中文姓名，盼有讀者能見告！）

作者以為容閱最偉大的地方，還是他的愛國熱忱，儘管他是農家之子，中國書讀得很少，並且從七歲便接受西方文化，一輩子都受到美國老師的照顧，而且討的美國太太，但是他一生所做的事，全部都是為了自己的祖國，他為了救中國，一切都以救國救民為出發點，不曾為自己的名利地位設想過，也不會為他的第二祖國做過事，我們看他對於同胞華工受苦的同情，對於鴉片之為害之認識，可說是一片婆心。尤其可貴的，是他教育二子之成功，他的兩個兒子，儘管母親是美國人，却能培養成爲祖國努力效命的好青年，試問現代寄居美國的中國人，能有幾個趕得上他

的？我不是狹義的愛國主義者，但是我迷信祇有中國人才能救中國，絕沒有外國人會救中國的，容閱之偉大在此。我竭誠希望，教育部能把他的事蹟，編成教材，好讓每一個青年知道並效法。

### 小留學生多出三人

前教育部長蔣彥士曾於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在哈德福大學圖書館內壁上安設中英文容閱紀念碑，紀念容閱在一百年前攜帶第一批小留學生赴美往事。該碑係於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容閱墓地前草地上揭幕，碑係平置墓前，參加之中外嘉賓不少，有哈德福大學校長及我駐波士頓總領事等，未提蔣彥士，想不在場，以後乃移嵌哈大圖書館大廳。

可惜者為余子陪我等三人至該校訪問時，幾經轉詢，歷時幾一小時，竟無人知悉該碑所在，最後正擬放棄探詢時，巧遇一港籍僑生，立即告知在圖書館，始獲得見。次日余子夫婦更駕車

伴余至沙臣街容閱舊居訪問，容宅據說為磚砌，嵌有大石塊材料，與同市馬克吐溫舊居同出建築師 George E. Potat 設計，位於 Prospect Av. 及轉 Fern 街角，於一八八〇年十二月開工，八二年元旦完工，共費工萬元，有圖見會刊卅六卷一期，不知何時拆去，余等訪問其鄰居愛德華夫婦，承殷勤接待，並盡其對於容閱所知相告，謂容閱學成返國後，似曾在廣州參加十三行經商，亦不詳盡也。

蔣彥士立紀念碑謂容閱所率第一批小留學生為三十三人，有人指其有誤，應為三十人，徐愚齋年譜有各期名單，應可追查，余子家中所存美國早年出版之大清帝國巨冊畫集一書所拍人數亦僅三十人，而容氏於一八七六年率領小留學生去費城參觀世界博覽會並晉見美國總統時，亦為三十人，不知蔣彥士所立之碑所指三十三人，有何依據也。

# 聖文 叢書 民國 人物 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百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自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

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